

大 衆 文 藝 叢 書

傳家寶

趙 樹 理 著

國立編譯館
五
RDS

1

目 錄

傳家寶.....	一
田畝婦看瓜.....	二五
孟祥英翻身.....	二九

傳家寶

一

有個區幹部叫李成，全家一共三口人——一個娘，一個老婆，一個他自己。他到區上做工作去，家裏只剩下婆媳兩個，可是就只這兩個人，也有些合不來。

在鄉下，到了陰曆正月初二，照例是女人走娘家的時候，在本年（一九四九年）這一天早飯時，李成娘又和媳婦吵起來：

李成娘叫着媳婦的名字說：「金桂！準備準備走吧！早點去早點回來！」她這麼說了，覺着一定能叫媳婦以為自己很開明，會替媳婦打算。其實她這次

的開明，還是爲她自己打算：她有個女兒叫小娥，嫁到離村五里的王家寨，因爲女婿也是區幹部，成天不在家，一冬天也沒顧上到娘家來。她想小娥在這一天一定要來，來了母女們還能不談談心病話？她的心病話，除了評論媳婦的短處好像再沒有什麼別的，因此便想把媳婦早早催走，免得一會小娥回來了說話不方便。

金桂是個女勞動英雄，一冬天趕集賣煤，成天打娘家門口過來過去，幾時想進去看看就進去看看，根本不把走娘家當成件稀罕事。這天要是村裏沒有事，她自然也可以去娘家走走，偏是年頭臘月二十九，區上有通知，要在正月初二這一天派人來村裏開幹部會，佈置結束土改工作，她是個婦聯會主席，就不能走開。她聽見婆婆說叫她走走娘家，本來可以回答一句『我還要參加開會』，可是她也不想這樣回答，因爲她知道婆婆對她當幹部這個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滿意，這樣一答話，保不定就會吵起來，因此就另找了個理由回答說：『我暫且不去吧！來了客人不招待？』

婆婆說：「有什麼客人？也不過是小娥吧？她來了還不會自己做頓飯吃？」

金桂說：「姐姐來了也是客人呀？況且還有姐夫啦？」

婆婆不說什麼了，金桂就要切白菜，準備待客用。她切了一顆大白菜，又往水桶裏舀了兩大瓢水，提到案板跟前，把案板上的菜搓到桶裏去洗。

李成娘一看見金桂這些舉動就覺着不順眼：第一、她覺着不像個女人家的舉動。她自己兩隻手提起個空水桶來，走一步路還得叉開腿，金桂提滿桶水的時候也才只用一隻手；她一輩子常是用繩往鍋裏舀水，金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滿她的小鍋；這怎麼像個女人？第二、她洗一顆白菜，只用一碗水，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，她覺着這也太浪費。既然不順眼了，不說兩句她覺得不痛快，可是該說什麼呢？說個「不像女人吧」，她知道金桂一定不吃她的，因此也只好以「反對浪費」為理由，來挑一下金桂的毛病：「洗一顆白菜就用半桶水？我做一頓飯也用不了那麼多！」

「兩瓢水吧，什麼值錢東西？到河裏多担一担就都有了！」金桂也提自己的理由。

「你有理！你有理！我說的都是錯的！」李成娘說了這兩句話，氣色有點不好。

金桂見婆婆鼓了嘴，知道自己再說句話，兩個人就會吵起來，因此也就不再還口，沉住氣洗自己的菜。

李成娘對金桂的意見差不多見而就有：嫌她洗菜用的水多、炸豆腐用的油多、通火有些手重、潑水潑得太響……不說好像不够個婆婆派頭，說得她太多了還好頂一兩句，反正總覺着不能算個好媳婦。金桂倒很大方，不論婆婆說什麼，自己只是按原來的計劃做自己的事，雖然有時候頂一兩句嘴，也不很認真。她把待客用的菜蔬都準備好，洗了佔不着的傢具，潑了水，掃了地上的菜根蔥皮，算是忙了一個段落。

把這段事情作完了，正想向婆婆說一聲她要去開會，忽然覺得房子裏總還

有點不整齊，仔細一打量，還是婆婆床頭多一口破黑箱子。這口破箱子，年頭臘月大掃除她就提議放到床下，後來婆婆不同意，就仍放在床頭上。可是現在看來，還是搬下去好——新毯子新被褥頭上放上個嚙牙裂嘴的破箱子，像個什麼擺設？她看了一會，跟婆婆商量說：「娘！咱們還是把這箱子搬下去吧？」

婆婆說：「那礙你的什麼事？」

婆婆雖然說得帶氣，金桂却偏不認真，仍然笑着說：「那破破爛爛像個什麼樣子？你不怕我姐夫來了笑話？來咱們搬了吧！」

婆婆仍然沒好氣，冷冰冰地說：「你有氣力你搬吧！我跟你搬不動！」

她滿以為不怕金桂有點氣力，一個人總搬不下去，不想金桂仍是笑嘻嘻地答應了一聲「可以」，就動手把箱子一拖拖出床沿，用胸口把一頭壓低了，然後雙手抱住箱腰抱下地去，站起來一脚又蹬得那箱子溜到床底。

金桂費了一陣氣力，才喘了兩口氣，誰知道這一下就引起婆婆的老火來。婆婆用操場上喊口令的口氣說：「再給我搬上來！我那箱子在那裏擺了一輩子

了！你怕丟人你走開！我不怕丟我的人！」金桂見婆婆真生了氣，弄得摸不着頭腦，只怪自己不該多事。婆婆仍是堅持『非搬上來不可』。

其實也不奇怪。李成娘跟這口箱子的關係很深，只是金桂不知道罷了。李成娘原是個很能做活的女人，不論春夏秋冬，手裏沒做的就覺着不舒服。他有三件寶：一把紡車、一個針線筐和這口黑箱子。這箱子裏放的東西也很豐富，不過樣數很簡單——除了那個針線筐以外，就只有些破布。針線筐是柳條編的，紅漆漆過的，可惜傷了一點——原是她娘出嫁時候的陪嫁，到她出嫁時候，嬭娘又給嬭作了陪嫁，不記得那一年磨掉了底，她用破布糊裱起來，以後破了就糊，破了就糊，各色破布不知道糊了多少層，現在不只弄不清是什麼顏色，就連柳條也看不出來了，裏邊除了針、線、尺、剪、頂針、鉗子之類，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。破布也不少，恐怕就有二三十斤，都是一捆一捆捆起來的。這東西，在不懂得的人看來一捆一捆都一樣，不過都是些破布片，可是在李成娘看來却不那樣簡單——沒有洗過的，按塊子大小攤；洗過的，按用處攤——那

一捆叫補衣服、那一捆叫打襖（就是用麵糊把破布裱起來叫做鞋用）、那一捆叫墊鞋底：各有各的特點，各有各的記號——有用布條捆的，有用紅頭繩捆的，有用各種顏色線捆的，跟機關裏的卷宗（公事）上編得有號碼一樣。裝這些東西的黑箱子，原來就是李家的，可不知道是那一辈子留下來的——梅卯（官名叫「樺子」）完全壞了，角角落落都鑽上窟窿用麻繩穿着，底上稜上被老鼠咬得跟鋸齒一樣，漆也快脫落完了，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。這一箱裏表都在數，再加上一架紡車，就是李成娘的全部家當。她守着這份家當活了一輩子，補補納納，那一天離了也不行。當李成爹在的時候，她本想早給李成娶上個媳婦，把這份事業一字一板傳下去，可惜李成爹在時，家裏只有二畝山坡地，父子兩個都在外邊當僱漢，人越窮定媳婦越貴，根本打不起這主意。李成爹死後，共產黨來了，自己也分得了地，不多幾年定媳婦也不要錢了，李成沒有花錢就和金桂結了婚，李成娘在這時候，高興得面朝西給毛主席磕過好幾個頭（那時候毛主席在延安）。一九裏（就是結婚後的九天裏），爲了考試媳

婦的針工，叫媳婦給她縫過一條褲子，她認為很滿意，比她自己做得細緻，可是過了幾個月，發現媳婦愛跟孩子到地裏做活，不愛坐在家裏補補納納，就覺得有點耽心。她先跟李成說：「男人有男人的活，女人有女人的活……」李成說：「我看還是地裏活要緊！我自己是村裏的農會主席，要多誤些工，地裏有個人幫忙更好。」半年之後，金桂被村裏選成勞動英雄，又選成婦聯會主席，李成又被卜級提拔到區上工作，地裏的活完全交給金桂做，家事也交給金桂管，從這以後，金桂差不多半年就沒有拈過針，做什麼事又都是不問婆婆自己就作了主，這才叫李成娘着實悲觀起來。孩子在家的時候，娘對媳婦有意見可以先跟孩子說，不用直接打衝鋒；孩子走了只留下婆媳兩個，問題就慢慢出來了——婆婆只想拿她的三件寶貝往下傳，媳婦覺着那裏邊沒大出息，接受下來也過不成日子，因此兩個人從此意見不合，誰也說不服誰。只要明白了這段歷史，你就會知道金桂搬了搬箱子，李成娘為什麼就會發那麼大脾氣。

金桂見婆婆的氣越來越大，不願意把事情擴大了，就想了個開解的辦法，

仍然笑了笑說：「娘！你不要生氣了！你不願意叫搬下來，我還給你搬上去！』說着低下頭去又把箱子從床底拖出來。她正準備往上搬，忽然聽得院裏有個小女孩叫着：『金桂嫂！公廨叫你去開會啦！區幹部已經來了！』」

二

這小女孩叫玉鳳，和金桂很好，她在院裏叫着『金桂嫂』就跑進來。李成娘一聽說叫金桂去開會，覺着又有點不對頭，嘴裏嘟囔着說：『天天開會！以後就叫你們把『開會』吃上！』

玉鳳雖說才十三歲，心眼兒很多，說話又伶俐。她沉住氣向李成娘說：『大娘！你還不知道今天開會幹什麼嗎？』

『我倒管他哩？』李成娘才教訓過金桂，氣色還沒有轉過來。

玉鳳說：『聽說就是討論你家的地！』

『那有什麼說頭？』

「聽說你們分的地是李成哥自己挑的，村裏人都不贊成。」

「誰說的？四五十個評議員在大會上給我分的地，村裏誰不知道？挑的！……」

「玉鳳本來是逗李成娘，李成娘却當了真。」

李成娘認了真，玉鳳却笑了。她說：「大娘！你不是說開會不抵事嗎？哈哈……」

李成娘這時才知道玉鳳是逗她，自己也忍不住一邊笑，一邊指着玉鳳說：「你這小搗亂鬼！」

金桂把箱子從床下拖出來正預備往床上搬，玉鳳就叫着進來了。她只顧聽玉鳳跟自己的婆婆倒蛋，也就停住了手站起來，等到自己的婆婆跟玉鳳都笑了，自己也忍不住陪着她們笑了一聲，笑罷了仍舊彎下腰去搬箱子。

李成娘這一會氣已經消下去，回頭看見床頭上沒有那口破箱子，的確比放上那口破箱子寬大得多，也排場得多，因此當金桂正彎腰去搬箱子的時候，她又變了主意：「不用往上搬了，你去開你的會吧！」

金桂見婆婆的氣已經消了，自然也不願意再把那東西搬起來，就答應了一聲「也好」，仍然把它推回床下去，然後又把床上放箱子的地方的灰塵掃了一下。她一邊掃，一邊問玉鳳：「區上誰來了？」

玉鳳說：「你還不知道？李成哥回來了。」

「你又說瞎話！」

「真的！他沒有回家來嗎？」

正說着，李成的姐姐小娥就走進來，大家說了幾句見面話以後，金桂問：「我姐夫沒有來？」

小娥說：「來了！到村公所開會去了！——你怎麼沒有去開會？」

金桂抓住玉鳳一條胳膊又用一個拳頭在她頭上虛張聲勢地問她：「你不是說是你李成哥回來了？」

玉鳳縮住脖子笑着說：「一提他你去得不快點？」

「你這個小搗亂鬼！」金桂輕輕在玉鳳脊背上用拳頭按了一下放了手，回

頭跟小娥說：「姐姐！我要去開會，顧不上招呼你！你歇一歇跟娘兩個人自己做飯吃吧！」小娥也說：「好！你快去吧！」李成娘爲了跟小娥說起心到話來方便，本來就想把金桂推走，因此也說：「你去吧！你姐姐又不是什麼生客！」金桂便跟玉鳳走了，這時家裏只留下她們母女兩個。

小娥說：「娘！我一冬天也顧不上來看你一眼！你還好吧？」

「好什麼？活受啦吧！」

「我看比去年好得多，床上也有了新褥新被了！衣裳也整齊乾淨了！也有了媳婦了……」

李成娘的心病話早就悶不住了，小娥這一下就給她引開了口。她把嘴唇伸得長長地哼了一聲說：「不提媳婦不生氣；古話說：『娶個媳婦過繼出個兒』」（這是當地流行的一句俗話）。媳婦也有本事孩子也有本事，誰還把娘當個人啦？」說着還落了幾點老淚。她擦過淚又接着說：「人家一手遮天了；裏裏外外都由人家管，遇了大事人家會跑到區上去找人家的漢。人家兩個人商量成什

麼是什麼，大小事不跟咱通個風。人家辦成什麼都對！咱還沒有問一句。人家就說「你摸不着」！外邊人來，誰也是光我人家！誰記得有個咱？唉，小娥！你看娘還活得像個什麼人啦？——說起心病話來沒個完。你還是先做飯吧！做着飯娘再慢慢告訴你！」

小娥說：「一會再做吧，我還不餓哩！」

「先做着吧！一會他姐夫回來也要吃！」

小娥也不再推，一邊動手做飯，一邊仍跟娘談話。她說：「他姐夫給我們鎮上的婦女講話，常常表揚人家金桂，說她是勞動模範，要大家向她學習，就沒有提到她的缺點，照娘這麼說起來，雖說她勞動很好，可也不該不尊重老人啊？」

李成娘又把她那下嘴唇伸得長長地哼了一聲說：「什麼好勞動？男人有男人的活，女人有女人的活。她那勞動呀，叫我看來是狗捉老鼠，多管閑事！要過她一年了，她拈過幾回針？紡過幾條線？」

小娥笑着說：「我看人家也吃上了，也穿上了！」

李成娘把下嘴唇伸得更長了些說：「破上錢誰不會要派頭？從前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，人家來了以後是一月一斤，我在貨郎担上買個針也心疼不得了，人家到集上去鞋舖裏買鞋，裁縫舖裏做制服，打扮得很時行。」這老人家，說着就帶了氣，嗓子越提越高，「不嫌敗興！一個女人家到集上買着穿！不怕別人割她的脊梁筋（也是當地的俗話，意思是說不怕別人指着她的脊背笑話她）……」小娥見她動了氣，趕緊勸她，又給她倒了碗水叫她潤一潤喉嚨，又用好多別的話才算把她的話插斷。

小娥很透脫，見娘對金桂這樣不滿意，再也不提金桂的事，却說着自己一冬天的家務事來消磨時間。可是女人家的事情，總與別的女人家有關係，因此小娥不論說起什麼來，她娘都能和金桂的事往一處湊。比方小娥說到互助組，她娘就說「沒有互助組來金桂也能往外邊少跑幾趟」；小娥提到合作社，她娘就說「沒有合作社來金桂總能少花幾個錢」；小娥說自己住在鎮上很方便，她

娘說就是鎮上的方便才把金桂引誘壞了的；小娥說自己的男人當幹部，她娘說就是李成當幹部才把媳婦嬌慣了的。

小娥見娘的話左右擺不脫金桂，就費盡心思檢娘愛聽的說，她知道娘一輩子愛做針線活，愛紡棉花，就把自己年頭一冬天做針線活跟紡棉花的成績在娘面前誇一誇。她說她給合作社紡了二十五斤線，給鞋舖補了八對千針底，給裁縫舖定了半個月制服扣子。她說到鞋舖和裁縫舖，還生怕娘再提起金桂做制服和買鞋的事來，可是已經說開頭了不得不說下去。她娘呢，因為只顧滿意女兒的功勞，倒也沒有打斷女兒的話再提金桂的事，不過聽到末了，仍未免又跟金桂湊起來，她說：『看我小娥！金桂那東西能抵住我小娥一分的話，我也沒有說的！她給誰紡過一截線？給誰做過一針活？』她因為氣又上來了，聲音提得很高，連門外的叩門聲也沒有聽見，趕到話才落音，金桂就揭着門簾進來了，小娥的丈夫也跟在後面。